



□肖复兴

最近,网络上“前浪”“后浪”一时成了热门话题。遥想当年,法国音乐家德彪西也属于“后浪”。19世纪末,欧洲乐坛的天下,属于气势汹汹的瓦格纳和他的追随者布鲁克纳、马勒,以及他们的对立派——同样不可一世的勃拉姆斯等人所共同创造的音乐不可一世的辉煌。敢于对此不屑一顾的,在那个时代,大概只有德彪西。那时候,德彪西口无遮拦,曾经冒出过如此狂言:“贝多芬之后的交响曲,未免都是多此一举。”他同时发出这样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昂号召:“要把古老的音乐之堡烧毁。”

这才真正像个“后浪”。“后浪”,从来冲岸拍天,不会作春水吹皱的一池涟漪,温柔地吮吻着长岸。

我们知道,随着19世纪后半叶瓦格纳和勃拉姆斯这样日耳曼式音乐的崛起,原来倚仗着歌剧地位而形成音乐中心的法国巴黎已经风光不再,而将中心的位置拱手交给了维也纳。德彪西开始创作音乐的时候,一下子如同伊索寓言里的狼和小羊,自己只是一只小羊,处于河的下游下风头的位置,心里知道如果就这样下去,他永远只能是喝人家喝过的剩水。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要不就赶走那些已经庞大的狼,自己去站在上游;要不就彻底把水搅浑,大家喝一样的水;要不就自己去开创一条新河,主宰两岸的风光。

在当时法国的音乐界,两种力量尖锐对立,却并不势均力敌。以官方音乐学院、歌剧院所形成的保守派,以僵化的传统和思维定式,势力强大地压迫着企图革新艺术的年轻音乐家。

德彪西打着“印象派”大旗,从已经被冷落并且极端保守的法国,向古老的音乐之堡杀来了。在这样行进的路上,德彪西对挡在路上的反对者极端而直截了当地宣告:“对我来说,传统是不存在的,或者,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它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完美和有价值。过去的尘土不那么受人尊重的!”

我们现在都把德彪西当作印象派音乐的开山鼻祖。“印象”一词最早来自法国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当初说这个词时明显带有嘲讽的意思,如今这个词已经成为艺术特有一派的名称,成为高雅的代名词,标签一样随意插在任何地方。最初德彪西的音乐确实得益于印象派绘画,虽然德彪西一生并未和莫奈见过面,但艺术的气质与心境的相似,使得他们的艺术风格不谋而合,距离再远,心是近的。画家塞尚曾经将他们两人做过非常地道的对比,他说:“莫奈的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对光感的准确说明,这就是说,他除了视觉别无其他。”同样,“对德彪西来说,他也有同样高度的敏感,因此,他除了听觉别无

其他。”

德彪西最初音乐的成功,还得益于法国象征派的诗歌。那时,德彪西和马拉美、魏尔伦、兰坡等诗人密切接触(他的钢琴老师福洛维尔夫人的女儿就嫁给了魏尔伦),他所交往的这些方面的朋友远比作曲家的朋友多,他受到他们深刻的影响并直接将诗歌的韵律与意境融合在他的音乐里面,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德彪西是一个胸怀远大志向的人,却与那时的印象派画家和象征派诗人一样,并不那么走运。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和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一样,开始如没头苍蝇似的乱闯乱撞,落魄如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样在巴黎四处流窜。猜想那几年,德彪西一定就像我们现在住在北京郊区艺术村里那些流浪的艺术家一样,在生存与艺术之间挣扎,只不过,那时居无定所的德彪西他们常常聚会在普塞饭店、黑猫咖啡馆和马拉美的“星期二”沙龙里罢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生活的艰难、地位的卑贱,只能让他们更加激进,与那些高高在上者和尘埋网封者决裂得为所欲为。想象着德彪西那个时候居无定所,没有工作,以教授钢琴和撰写音乐评论为生,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却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想骂谁就骂谁,想爱谁就爱谁,想写什么曲子就写什么曲子,他所树的敌大概和他所创作的音乐一般多。

我们可以说德彪西狂妄,他颇为自负地不止一次表达对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的批评,而不再如学生一样对他们毕恭毕敬。他说贝多芬的音乐只是黑加白的配方;说莫扎特只是可以偶尔一听的古董;他说勃拉姆斯太陈旧、毫无新意;说柴科夫斯基的伤感太幼稚浅薄;而在他前面曾经辉煌一世的瓦格纳,他认为不过是多色油灰的均匀涂抹,嘲讽他的音乐“犹如披着沉重的铁甲迈着一摇一摆的鹅步”;而在他之后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则认为是逼真自然主义的庸俗模仿;比他年长几岁的格里格,他更是不屑一顾地讥讽他的音乐纤弱,不过是“塞进雪花粉红色的甜品”……他口出狂言,雨打芭蕉般几乎横扫一大片,质疑并颠覆着前辈以往所拥有的一切,雄心勃勃地企图创造出音乐新的形式,让世界为之一惊。

如今,我们知道了德彪西,听过他著名的管弦乐前奏曲《牧神的午后》等好多好听的乐曲。但在当时,德彪西只是一个被“前浪”鄙视、训导、引领的“后浪”。如今,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这样评价这个“后浪”：“正像现代诗歌无疑扎根于波特莱尔的一些诗歌,现代音乐是被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唤醒的。”

【人生随想】

## 越『母亲』,越孤独



□火锅

我没有过母亲节的习惯,不给我的妈妈过,也不给我自己过。

前几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有朋友转发三毛的《紫衣》,写她一直觉得她的母亲就是个“母亲”,生活在大家庭里,不怎么说话、大半天都待在厨房里,忙一个孩子又忙一个孩子,看着伯母的眼色讨生活。可是,这样的母亲忽然坚持要去参加同学会了!而且为了同学会精心地准备衣服、食物,热烈地盼望着那一天。

接下来这个散文就像小说了:她母亲的愿望当然不能实现,而且像电影里的“最后一分钟营救”那样,同学会的当天下暴雨,她母亲带着她和姐姐坐着三轮车赶到约会地点的时候,集合的大巴车已经在雨幕中开远了。她那一向安静的母亲忽然在雨中狂喊着同学的名字,“严明霞——魏东玉——胡慧杰——等等我呀——我是进兰——缪进兰呀——”

居然给看哭了。想了想原因,大概是因为孩子“失学”快半年了,每天带孩子,于是终于和旧式妇女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和孩子分分钟在一起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的,除了学习需要教,很多日常生活常识也需要一一告诉他。比如洗抹布的时候如何扩大摩擦力、增加摩擦力,反复示范仍然学不会。煮好的鸡蛋要马上丢在凉水里浸泡,才能

好好地剥下皮来,但下次仍然是嘴巴里啦啦哈哈滚烫地在手里甩来甩去地剥。

当然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当做看不见也完全可以,但是看到了,总忍不住要说一句。如果朋友之间也这样,那肯定是个招人讨厌的朋友了。

于是我做家务的时候也终于想起来处处都是我妈妈教我的:切茄子的时候要先用刀跟把茄子把“铿”掉,然后再削皮;炒完茄子得好好刷锅,要不炒下个菜会发黑;炖冬瓜不能等到出水再放酱油,那就“水包子气”了;挑葱得捏捏葱白,“死筋的”不能买。

人类的孩子长大实在是需要投入太多,不像野地里的花朵,它们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也不需要。

作为女人总是有一把蛮荒的力气和感情,不知该如何抛洒。那日看着躺在床上几乎和床一样长的小孩忍不住质问:你为什么不再是个宝宝了?明明不久前把你放到床上,你就满床乱爬,床就像你的运动场呀……

你讲不讲道理?……

这样的话闷在心里起码有一万次,只不过说出来两三次而已,但两三次也就让小孩不耐烦了,不耐烦到脸上的小豆豆都在放光彩。

男性生平接受到的第一次痛苦的质问、不讲道理的反反复复的质问,来自他的母亲:你为什么不再是个宝宝了?以后他还会被其他女人(们)反反复复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再爱我了?”这类问题中心思想都大同小异,没什么意思。

前几日回家看望我九十多岁的姥姥。姥姥的寂寞在于她仍然犀利,刻薄起人来句句都是金句,但是能听她说话的同龄人都已经死了。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走路需要拐杖慢慢挪移,唯有大脑还那么清楚。这是最大的孤独、最彻底的囚禁,不应该称它是“寂寞”。

她只能和小辈凑合着聊聊天,就当是自言自语了。她说那时候穷,穷到什么分上呢?一分钱都没有。我妈还吃奶的时候,有一天她忽然想去赶集。想了半天,抱起孩子就去了,从集头走到集尾。有人给我姥爷报信,说你媳妇带着孩子赶集去了,我姥爷还不信:一分钱没有赶什么集?后来我姥爷跑到集上,找到母女俩,给她们赊了一个烧饼。“你妈妈牙长了半拉,啃不动,流了一烧饼口水。我把烧饼吃了。”我姥姥说。“那时候没钱,过得可是真高兴。每天抱着你娘,摇摇纺车,烧烧锅,跟唱着过一样。”

每年母亲节,看到任何有关母亲的文字都毫无感触,像完全没看到一样。在我心里,做母亲算是一种绑架,赋予它多么美好的词汇都掩饰不了它只是一种动物本能。做了动物本能要求你做的事,就默默把它做完。每天做,每小时做,每分钟做,一边做一边撤退,把自己撤退得越好的母亲就越合格。

写于做“失学”儿童的妈妈的第五个月。